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

太祖皇帝

收復江南

建隆元年正月甲辰太祖即位 戊申賜唐主李景詔諭以受禪意 三月丙辰唐主景遣使來賀登極 丁巳復遣使來賀長春節 九月淮南節度使李重進反遣使來援於唐唐主不敢納 十月上親征李重進十一月平之 己卯唐主景遣左僕射嚴續來犒師 庚申復遣其子蔣國公從鑑戶部尚書馮延魯來置宴上厲色謂延魯曰汝國主與吾叛臣交通何也延魯曰陛下徒知其交通不知預其反謀也上詰其故延魯曰重進使者館於臣家國

主令臣語之曰男子不得志固有反者但時有不可陛下初立人心未安交兵上黨當是時不及今人心已定方隅無事乃欲以殘破揚州數千敵卒抗萬乘之師借使韓白復生必無成理雖有兵食不敢相資重進卒以失援而敗上曰雖然諸將皆有勸吾乘勝濟江何如延魯曰陛下神武御六師以臨小國蕞爾江南安敢抗天威然國主侍衛數萬皆先主親兵誓同生死陛下能棄數萬之衆與之血戰則可矣且大江風濤苟進未克城退乏糧道亦大國之憂也上笑曰聊戲卿耳豈聽卿遊說耶上使諸軍習戰艦於迎鑿店主懼甚其小臣杜著頗有辭辨僞作商人由建安渡來歸而彭澤令薛良坐事責池州文學亦挺身來

奔且欲平南策唐主聞之益懼 上命斯著於下蜀布良
配隸廬州牙校唐主乃少安終以國境微弱遂決遷都之
計 十二月唐清源節度使留從效遣使奉表稱藩 二
年二月己卯遣通事舍人王守正使江南勞唐主之遷都
也是月唐主始遷於南都立吳王從嘉為太子監國 六
月唐主景昶於南都七月以喪歸金陵太子從嘉即位改
名煜 八月甲辰唐桂陽郡公徐遼奉其主景遠表來上
九月壬戌唐主煜遣中書侍郎馮謐來貢詔即延魯也
唐主手表自陳本志沖淡不得已而紹襲事大國不敢有
二鄰於吳越恐為所說上優詔以答焉初周世宗既取江
北貽書江南如唐與回鶻可汗之式但呼國主而已上因

之於是始改書稱詔 戊子遣鞍轡庫使梁義如江南吊
祭 十月癸巳唐主以皇太后山陵遣戶部侍郎韓熙載
等來助葬 丙申命樞密承旨王仁瞻使江南以唐主新
立往申慶賜也 十二月唐主追謚其父景為明道崇德
文宣孝皇帝廟號元宗蓋因馮諝以請於上而為之也

三年正月乙亥遣使賜唐主生辰國信物 七月庚申唐
主遣客省使翟如璧來貢謝生辰之賜也 乾德元年十

二月乙亥唐主上表乞呼名詔不允 二年十一月唐主

遣使修貢助安陵改卜也 十一月唐昭惠后殂 壬寅

遣作坊副使魏丕如江南吊祭 十二月甲子唐主遣使

來修貢 三年二月唐主遣使修貢賀長春節 九月唐

光穆聖尊后鍾氏殂江左龍山澤之利國帑甚富德昌宮
其外府也簿籍淆亂不可稽考劉承勳掌宮事器用無算
后喪衛士當給服者皆無布但賦以錢其後德昌宮中屋
壞得布四十間殆千萬端蓋義祖相吳日所貯也其無政
事類此 十月戊申遣染院副使李光嗣如江南弔祭
五年唐主命兩省侍郎諫議大夫給事中書舍人集賢勤
政殿學士分夕於光政殿宿直與之劇談或至夜分乃罷
唐主事佛甚謹中書舍人張洎每見輒談佛法由是驟有
寵初唐主於宮苑造寺僧尼常百數先代媿媿悉度為尼
朝退則僧服誦經拜跪盡瘁不厭僧或犯姦有司請論如
律唐主曰刑之則縱其欲矣但令禮佛三百拜赦其罪當

時大臣亦多疏食持戒以奉佛中書舍人徐鉉獨不然絕
好鬼神之說 開寶二年上親征太原六月還次滑州唐
主遣其弟吉王從謙來貢唐水部員外郎查元方掌從謙
牋奏上命知制誥盧多遜燕從謙於館多遜弈棋次謂元
方曰江南竟如何元方歛衽對曰江南事大朝十餘年極
盡君臣之禮不知其他多遜媿謝曰孰謂江南無人 三
年冬唐南都留守建安林仁肇密表言淮南諸州戍兵各
不過千人宋朝前年滅蜀今又取嶺表往還數千里師旅
罷散願假臣兵數萬自壽春北渡淮徑據正陽因思舊之
民可復江北舊境彼縱來援臣據淮對壘以禦之勢不能
敵兵起之日請以臣舉兵外叛聞於宋朝事成國家饗其

利敗則族滅臣家明陛下無二心唐主懼無成功徒速敗
不從初宜春人盧絳詣樞密使陳喬獻書爲具之擢爲本
院承旨還汭邊巡檢召募亡命習水戰屢要吳越兵於海
門獲舟艦數百嘗說唐主曰吳越仇讎也他日必爲北朝
鄉導持角攻我當先滅之唐主曰大朝附庸安敢加兵絳
曰臣請詐以宣歙州叛陛下聲言討伐且乞兵於吳越兵
至拒擊臣臨而攻之其國必亡唐主亦不能用 四年唐
主遣其弟吉王從諫來朝貢 十一月癸巳朔江南國主
煜遣其弟鄭王從善來朝貢於是始去唐號改印文爲江
南國印賜詔乞呼名從之先是國主以銀五萬兩遣宰相
趙普普告於上上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貽其使

可也普叩頭辭讓上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為削弱當使之勿測及從善入覲賞賜外密齎白金如遺普之數江南君臣聞之皆震駭服上偉度如此 十二月占城闍婆大食國皆遣使致方物於江南國主國主不敢受遣使來上詔自今勿以為獻 五年二月上既平廣南漸欲經理江南因鄭王從善入貢遂留之國主大懼是月始損制度下令稱教改中書門下為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為司會府御史臺為司憲府翰林為修文館樞密院為光政院從善為南楚國公從鎰為江國公從諫為鄂國公宮殿悉除去端吻閏二月癸巳以江南進奉使李從善為泰寧節度使賜第京師國主雖外示畏服修藩臣之禮而內實繕甲募兵

陰為戰守計上使從善致書風國主入朝國主不從但增歲貢而已南都留守兼侍中林仁肇有威名朝廷忘之賂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懸之別室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為信又指空館曰將以賜仁肇國主不知其間鳩殺仁肇 六年四月遣盧多遜為江南生辰國信使多遜至江南得其臣主歡心及還樣舟宣化口使人白國主曰朝廷重修天下圖經史館獨闕江東諸州願各求一本以歸國主亟令繕寫命中書舍人徐鉉等通夕備對送與之多遜乃發於是江南十九州之形勢屯戍遠近戶口多寡多遜盡得之矣歸即言江南衰弱可取狀上嘉其謀始有意大用 先是江南

饑詔諭國主借船漕湖南米麥以賑之 辛亥國主遣使
修貢謝恩賜 江南國主以司空判三司尚書都省湯悅
知左右內史事悅以身老國危固辭不許 江南內史舍
人潘佑與戶部侍郎李平最相親善佑好神仙事平頗知
修練導養之術言多妖妄佑特信之佑嘗言於國主曰富
貴之本在厚農善請復井田之法深抑兼并有買賣者田
皆令歸之又依周禮造民籍復造牛籍使盡開墾土以種
桑薦平判司農寺以督之符命行下急於星火百姓大撓
國主遽追罷之佑疑執政沮已乃歷詆大臣與握兵者兩
兩為朋旦夕將謀竊發且言國將亡非已為相不可救江
南政事多在尚書省薦平可知省事司天監楊熙澄可任

樞密軍校候其可典禁軍國主不納佑益忿抗疏請誅宰相湯悅等數十人國主手書教誡之佑遂不復朝謁居家上表言陛下既不能強又不能弱不如以兵十萬助收河東因率官吏朝覲此亦保國之良策也國主始恨之不復答佑復請致仕入山避難國主以為狂恚置不問十月佑上第七表曰臣近者連貢封章指陳姦宄畫一其罪將數萬言皎若丹青坦然明白詞窮理當忠邪洞分口陛下黨蔽姦回曲容諂僞受賊臣之佞招保賊臣如骨肉使國家惜惜如日將暮不顧億兆之患不憂宗社之覆以古觀之則陛下為君無道深矣古有桀紂孫皓破國亡家者自己而作尚為千古所笑今陛下取則姦回以敗亂國家是陛

下爲君不及桀紂孫皓逮矣臣必退之心有死而已終不能與姦臣雜處而事亡國之主使一旦爲天下笑陛下若以臣爲罪願賜誅戮以謝中外國主大怒推其狂詩謗訕始由李平乃先取平下大理獄後使收佑佑即自殺平亦繼死獄中佑嘗與張洎爲忘形之交佑之死洎頗有力焉洎時爲清輝殿學士參與機密恩寵無二清輝殿在後苑中國主不欲洎遠離左右故授以此職洎與太子太傅臨汝郡公徐遼太子太保文安郡公徐遊別居澄心堂密畫中旨多自澄心堂出遊從子元瑀等出入宣行之中書密院乃同散地 七年江南國主天性友愛以弟從善被留悲不已歲時宴會皆罷爲却登高文以見意於是遣常州

刺史陸昭符入貢奉手疏求從善歸國上不許出其疏示
從善慰撫之 六月甲申以從善掌書記江直木爲司門
員外郎通判兗州僚佐悉推恩又封從善母陸氏爲吳國
太夫人昭符在江南與張洎有隙上雅知之因從容謂昭
符曰爾國弄權者結喉小兒張洎何不入使爾歸可諭令
一來朕欲觀之昭符懼遂不敢歸 七月廬多遜既還江
南國主知上有南伐意遣使願受封策上不許於是復遣
閩門使梁迥使焉迥從容問國主曰朝廷今冬有柴燎之
禮國主盍來助祭國主唯唯不答迥歸上始決意伐之
初江南人樊若水舉進士不中第上書言事不報遂謀北
歸先釣魚米石江上以小船載絲繩其中維南岸而疾棹

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凡數十往反而得其丈尺之數遂
詣闕自言有策可進取江南上令學士院試賜及第授舒
州團練推官 七月戊辰召若水爲贊善大夫且遣使詣
荆湖如若水之策造大艦及黃黑龍舩數千艘將浮江以
濟師也 先是吳越王俶遣元帥府判官黃夷簡入貢上
謂之曰汝歸語元帥當訓練甲兵江南徼強不朝我將發
師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人言 八月戊寅俶遣其行軍
司馬孫承佑入貢 丁亥辭歸上厚賜俶器幣且密告以
師期 九月癸亥命潁州團練使曹翰領兵先赴荆南
丙辰復命宣徽南院曹彬侍衛馬軍都虞候洛陽李漢瓊
判四方館事田欽祚同領兵繼之 上已部分諸將而未

有出師之名欲先遣使召李煜入朝擇群臣可遣者以盧
多遜嘗言右拾遺李穆操行端正臨事不以死生易節丁
卯遂遣穆使江南穆至諭旨國主將從之光政使門下侍
郎陳喬曰臣與陛下俱受元宗顧命今往必見留其若社
稷何臣雖死無以見元宗於九原矣清輝殿學士右內史
舍人張洎亦勸國主無入朝時喬與洎俱掌機密國主委
信之遂稱疾固謝辭且言謹事大國者蓋望全濟之惠今
若此有死而已穆曰朝與否國主自處之然朝廷兵甲精
銳物力雄富恐不易當其鋒也宜孰計慮無自貽後悔使
還具言其狀上以為所諭要切江南亦謂穆言不欺已
使還當在此後今并書之

是日又命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侍衛步軍都虞候劉遇
東上閤門使梁迥等同領兵赴荆南 甲戌以太子中允
知荆湖轉運使許仲宣兼南面隨軍轉運使 十月甲申
上幸迎春苑登汴隄發戰艦東下 丙戌幸東水門發戰
棹東下 江南國主復遣其弟江國公從鎰水部郎中潘
慎修重幣入貢且置宴 上皆留之不報 曹彬與諸將
入辭上謂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略生民務廣
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且以匣劍投彬曰副將而下
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不敢仰視 壬辰曹彬等
發荆南 丁酉以吳越王俶為昇州東南面行營招撫制
置使 己亥曹彬等自蘄陽過江破峽口寨殺守卒八百

人生擒二百七十人獲池州牙校王仁震王宴錢興等三人
甲辰以曹彬爲昇州西南面行營馬步軍戰權都部
署潘美爲都監曹翰爲先鋒都指揮使初王師直趨池州
緣江屯戍皆謂每歲朝廷所遣巡兵但閉壁自守遣使奉
牛酒來犒師尋覺於它日池州守將戈彥遂棄城走
閏十月己酉曹彬等入池州先是上遣八作使郝守濠率
丁夫自荆南以大船載巨竹絙并下朗州所造黃黑龍船
於采石磯跨江爲浮梁或謂江闊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
者乃先試於石碑口既成命前汝州防禦使靈邱陸萬友
往守之丁巳曹彬等及江南兵戰於銅陵敗之獲戰船
百餘艘生擒八百餘人壬戌曹彬至當塗雄遠軍判官

魏羽以城降，雄遠即當塗也。王師先拔蕪湖，又克當塗，遂
屯采石磯。丁卯，曹彬等敗江南二萬餘衆於采石，生擒
一千餘人及馬步軍副都部署楊叔兵馬都監孫震等，又
獲戰馬三百餘疋，馬皆朝廷所賜者。十一月癸未，選奉
寧節度使李從善麾下及江南水軍凡一千三百餘人爲
禁旅，號曰歸聖，詔移石硨鎮浮梁於采石磯，繫纜三日而
成，不差尺寸。王師過之，如履平地。初，爲浮梁，國主聞之，以
語清輝殿學士張洎，洎對曰：「載籍以來，無有此事，此必不
成。」國主曰：「吾亦謂此兒戲耳。」於是遣鎮海節度使同平章
事鄭彥華督水軍萬人，天德虞候杜真領步軍萬人同逆
王師。己丑，知漢陽軍李起敗江南鄂州水軍三千餘人。

獲艦四十餘艘 甲午曹彬等言敗江南兵數千人於新
寨獲戰艦三十艘鄭彥華杜真與王師遇真以所部先戰
彥華抗兵不救真衆大敗 十二月金陵始戒嚴下令去
開寶之號公私記籍但稱甲戌歲益募民爲兵民以財及
粟獻者官爵之 丁未漢陽兵馬監押甯光祚敗鄂州水
軍三千餘人於江北岸 吳越王俶率兵圍常州俘其軍
二百五十人馬八十疋於常州城下癸亥拔利城寨破其
軍三千餘衆生擒六百餘人 丙寅曹彬等破江南兵於
新林港口斬首二千級焚戰艦六千餘艘 辛未吳越王
俶破江南兵萬餘衆於商州北境上 八年正月丙子權
知池州樊若水敗江南兵四千人於州界初曹彬等師未

出 上命韶州刺史王明爲黃州刺史面授方畧明既視
事亟修葺城壘訓練士卒衆莫諭其意及彬等出師即以
明爲池州至岳州江路巡檢戰棹都部署 辛巳明遣兵
馬都監武守謙等領兵渡江敗江南兵萬餘人於武昌殺
七百人拔樊山寨是日行營左廂戰棹都監田欽祚領兵
敗江南兵萬餘人於溧水斬其都統使李雄 甲申王明
言敗鄂州兵三百餘人於江南岸 丙戌樊若水遣兵馬
監押王侁敗江南四千餘衆於宣州界 庚寅曹彬等進
攻金陵行營馬軍都指揮使李漢瓊率所部渡秦淮南取
巨艦實以葭葦順風縱火攻其水寨拔之斬首級千數初
次秦淮江南水兵六十餘萬背城而陣時舟楫未具潘美

下令曰美提統果數萬人戰必勝攻必取豈限一衣帶水而不徑渡乎遂率所部先濟王師隨之江南大敗江南復出兵將汴流奪米石浮梁美旋擊破之擒其神衛都軍頭鄭賓等七人 癸巳命京西轉運使李符益調荆湖軍食赴金陵城下 二月權知潭州朱洞遣兵馬鈴轄石曠領衆兵敗江南兵二千餘人於袁州西界 癸丑曹彬等敗江南兵萬餘衆於白鷺洲斬首五千餘級擒百餘人獲戰艦五千艘 乙卯拔昇州開城守陣者皆遁入其城內殺千餘衆溺死者又千計是月江南知貢舉伍喬放進士張確等三十人

王師已至城下而貢舉猶不廢可見李煜誠不知務者

三月乙亥知廬州邢琪領兵渡江至宣州界攻拔義安寨斬首十餘級 庚寅曹彬等敗江南兵三千餘衆江中擒五百人壬寅遣中使王繼恩領兵數千人赴江南 四月王明言敗江南兵於江州界斬首二千餘級 吳越兵圍常州刺史禹萬成拒守大將金成禮劫萬成以其城降 壬戌幸都亭驛臨汴觀飛江兵乘刀魚船習水戰 曹彬等言敗江南兵千餘人於秦淮北 五月甲申吳越王俶言江陰寧遠軍及松江諸寨皆降 丁酉王明言破江南萬餘衆於武昌奪戰艦五百艘 初陳喬張洎爲江南國主謀請所在堅壁以老王師王師入其境國主弗憂也日於後苑引僧道誦經講易高談不卹政事軍書告急非徐

元瑒等皆莫得通師傳城下累月國主猶不知時宿將皆
前死神衛統軍都指揮使皇甫繼勳者暉之子也年尚少
國主委以兵柄繼勳素驕貴初無効死意但欲國主速降
而口不敢發每與衆言輒云北軍強勁誰能敵之聞兵敗
喜見顏色曰吾固知其不勝也繼勳從子紹傑以繼勳故
亦爲巡檢使親近繼勳嘗令紹傑密陳歸命之計國主不
從偏裨有募敢死士欲夜出營邀王師者繼勳必鞭其背
拘囚之由是衆情憤起又托以軍中多務罕入朝謁國主
召之亦不時至是月國主自出巡城見王師列柵城外旌
旂滿野知爲左右所蔽始驚懼乃收繼勳付獄責以流言
惑衆及不用命之狀并紹傑殺之繼勳既誅凡兵機處分

皆自澄心堂宣出寶泊等尊之也於是遣使召神衛軍都
虞候朱令贇以上江兵入援令贇業之子也擁十萬衆屯
湖口諸將請乘漲江速下令贇曰我今進前敵人必反據
我後戰而捷可也不捷糧道且絕其爲害益深兵國主累
促之令贇不從 六月癸卯曹彬等言敗江南兵二萬餘
衆於城下奪戰艦數千艘 初江南捷書累至邸吏督李
從鎰入賀潘慎修以爲國且亡當待罪何賀自是羣臣稱
慶從鎰即奉表詣罪上嘉其得體遣中使慰撫供帳牢餼
悉從優給 七月壬午復命李穆送從鎰還其國手詔促
國主來降且令諸將緩攻以待之金陵未拔 上頗厭兵
南土卑濕方秋暑軍中又多疾疫 上議令曹彬等退屯

廣陵休士馬以爲後園盧多遊爭不能得會知揚州候陟
以受賂不法追起京師乃私遣人求哀於多遜陟知金陵
危懼多遜教令上急變言江南事上召人見即大言曰江
南平在旦夕陛下柰何欲罷兵願急取之臣若悞陛下請
夷三族上屏左右召升殿問狀遽寢前議赦陟罪不治
八月癸亥丁德裕言敗江南兵五千餘人於潤州城下時
德裕與吳越兵圍潤州也 王師初起江南以京口要害
當得良將侍衛都虞候劉澄舊事藩邸國主尤親任之乃
擢爲潤州留後臨行謂曰卿大未合離孤孤亦難與卿別
但此非卿不可副孤心澄乃泣涕奉辭歸家盡以金玉以
往謂人曰此皆前後所賜今國家有難當散此以圖勲業

國主聞之喜及吳越兵初至營壘未成左右請出兵掩之時澄已懷向背堅曰兵勝則可不勝則立為擄矣救至而後圍戰未晚也國主尋命凌波都虞候盧絳自金陵引所部舟師八千突長圍來救絳至京口舍舟登岸與吳越兵戰吳越兵少却絳方入城圍復合固守踰月自相猜忌澄已通降款慮為絳所謀徐謂絳曰聞者言都城受圍日急若都城不守守此亦何為絳亦知城終陷乃曰君為守將不可棄城而去宜赴難者唯絳可耳澄偽為難色久之曰君言是也絳遂潰圍而出絳已去澄徧召諸將卒告曰澄城守數旬志不負國事勢如此須為生計諸君以為何如將卒皆發聲大哭澄懼有變亦泣曰澄受恩固深於諸君

且有父母在都城寧不知忠孝子但力不能抗耳諸君不
聞楚州耶初周世宗圍楚州久不下既克盡屠之故澄以
此脅衆 九月戊寅澄帥將吏等請降潤州平絳聞金陵
危甚乃趨宣州日夕酣飲為樂或勸赴難不答 初李從
鎰至江南諭上旨國主欲出降陳喬張洎廣陳符命以為
金湯之固未易取也北軍旦夕當自退矣國主乃止李穆
既還上復命諸將進兵及潤州平外國愈急始謀遣使入
貢求緩兵道士周惟簡嘗以寇禍侍講周易累官至虞部
郎中致仕於是張洎薦惟簡有遠略可以談笑弭兵復召
為給事中與修文館學士承旨徐鉉同使京師十月己亥
曹彬等遣使送鉉及惟簡赴闕鉉居江南以名臣自負其

來也將以口舌馳說存其國其日夜計謀思慮言語應對之際詳矣於是大臣亦先白於上言鉉博學有才辯宜有以待之上笑曰第去非爾所知也既而鉉朝於庭仰而言曰李煜無罪陛下師出無名上徐召之升殿使畢其說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其說累數百言上曰爾謂父子者為兩家可乎鉉不能對上雖不為緩兵然所以待鉉等皆如未舉兵時壬寅鉉等辭歸江南丁巳江南國主復遣使入貢求緩師戊午改潤州鎮江軍朱令贇自湖口以衆入援號十五萬縛木為筏長百餘丈戰船大者容千人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王明率所部兵屯獨樹口遣其子馳騎入奏且請增造船三百

以繫今贛上曰此非應急之策也今贛朝夕至金陵之圍
解矣乃密遣使令明於洲浦間多立長木若帆檣之狀令
贛望見疑有伏即稍逗遛江水淺涸不利航令贛獨乘大
航高十餘重上建大將旗幡至皖口行營步軍都指揮使
劉遇聚兵急攻之令贛勢蹙因縱火距闕會北風甚大反
及之其衆悉潰己未生擒令贛及戰棹都虞候王暉等獲
兵仗數萬金陵獨特此援由是孤城愈危蹙矣 十一月
徐鉉及周惟簡還江南未幾國主復遣人奏辛未對於使
殿言李煜事大之禮甚恭徒以被病未任朝見非敢距詔
也乞緩兵以全一方之命其言甚切至上與反復數四鉉
聲氣愈厲上怒因按劍謂鉉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

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它人鼾睡乎鉉惶恐而退上復詰責惟簡惟簡益懼乃言臣本居山野非有仕進意李煜強遣臣來耳臣素聞終南山多靈藥它日願棲隱上憐而許之仍各厚賜遣還 庚辰王明言敗江南兵萬餘人於湖口獲戰艦五百艘兵仗稱是先是曹彬等列三寨攻城潘美居其北以圍來上上視之指北寨謂使者曰此宜深溝自固江南人必夜出兵來寇爾亟去語曹彬等併力速成之不然將為所乘矣賜使者食且召樞密使楚昭輔草詔令徙置戰棹以防它變使者食已即行彬等承命自督丁夫掘塹成丙戌江南人果夜出五千襲北柵人持一炬鼓噪而至彬等縱其來乃徐擊之皆殲焉其將帥佩

口印者凡十數人 王師圍金陵自春徂冬居民樵米路
絕兵又數敗城中奪氣曹彬終欲降之故每緩攻累遣人
告國主曰此月二十七日城必破矣宜早為之所國主不
得已約令其子清源郡公仲寓入朝既而久不出前數日
彬日遣人督之且告曰郎君不須遠適到寨即四面罷攻
矣國主終聽左右之言以為城堅如此豈可尅日而破但
報云仲寓施裝未辨宮中宴餞未畢二十七日乃可出也
彬又遣人告曰若二十六日出亦無及矣國主不聽先是
上數遣使者諭彬以勿傷城中人若猶困闕李煜一門切
無加害於是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
病非藥石所愈須諸公共為信誓破城日不妄殺一人則

彬之病愈矣諸將許諾乃相與焚香約言既畢彬即稱愈
乙未城陷彬整軍成列至其宮城國主乃奉表納降與其
羣臣迎拜於門即選精卒千人守其門外令曰有欲入者
一切拒之始國主令積新宮中言若社稷失守則盡室赴
火死及見彬慰安之且諭以歸朝俸賜有限費用至廣當
厚自營裝既為有司所籍一物不可復得矣因復遣煜入
宮惟意所欲取行營左廂戰棹都監梁迥及田欽祚等皆
諫曰苟有不虞將誰執彬但笑而不答迥等力爭不已
彬曰煜素無斷今已降必不能自引決可亡慮也又遣五
百人為輦載重寶煜方憤嘆國亡無意蓄財所操持極鮮
頗以黃金分賜近臣彬既入金陵申嚴禁暴之令士大夫

賴彬保全谷得其所親屬爲軍士所掠者即時遣還之因
大蒐於軍無得匿人妻女倉廩府庠委轉運使許仲宣按
籍檢視彬一不問師旋舟中惟圍籍衣食而已十一月
己亥朔江南投書至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有八戶六
十五萬五千六十有五羣臣皆稱賀上泣謂左右曰宇
縣分割民受其禍思布聲教以撫養之攻城之際必有橫
罹鋒刃者此實可哀也即詔出米十萬石賑城中饑民
辛丑赦江南管州縣常赦所不原者僞署文武官吏見釐
務者並仍其舊又詔不得侵犯李煜父祖邱壠令太子洗
馬呂龜祥詣金陵籍李煜所藏圖書送闕下九年正月
辛未曹彬遣翰林副使郭守文奉露布以江南國主李煜

及其子弟官屬等四十五人來獻上御明德門受獻煜等
素服待罪詔並釋之各賜冠帶帶器鞍勒馬有差有司議
獻侍之禮如劉鋹上曰煜嘗奉正朔非鋹比也寢露布不
宣煜初以拒命頗懷憂志不欲生見上守文察知之因謂
煜曰國家止務恢復疆土以致太平豈復有後至之責耶
煜心始安徐鉉從煜至京師上召見鉉責以不早勸煜歸
朝聲色甚厲鉉對曰臣爲江南大臣而國滅亡罪固當死
不當問其它上曰忠臣也事我如事李氏賜坐慰撫之又
責張洎曰汝教李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帛書示之乃王
師圍城洎所草召江上救兵蠟彈內書也洎頓首請死曰
實臣所爲也此其一耳它尚多今得死臣之分也辭色不

愛上初欲殺洎及是奇之謂曰卿大有膽朕不罪卿今事
我無替昔之忠也 乙亥以李煜為右千牛衛上將軍封
違命侯其子弟皆授諸衛大將軍 丙子以煜司空知左
右內史事湯悅為太子少詹事太子太保徐遊左內史侍
郎徐鉉為太子率更令右內史舍人張洎王克貞為太子
中允 庚戌以宣徽南院使養成節度使曹彬為樞密使
領中武節度步軍都虞候劉遵領大同節度使 州刺史
判四方館事田欽祚領汾州防禦使東上閤門使梁迥領
汾州團練使西頭供奉官李繼隆為莊宅副使賞江南之
功也彬歸自江南詣閤門進膳子云奉勅差往江南勾當
公事回時人嘉其不伐始彬之行上許以使相為賞及還

語彬曰今方隅尚有未服者汝爲使相品位極矣肯復力戰耶且徐之更爲我取太原因密賜錢五十萬彬怏怏而退至家見有錢滿室乃歎曰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何必使相也 初李煜既降曹彬令煜作書諭江南諸城守皆相繼歸順獨江州軍校胡與則牙將宋德明殺刺史據城不降詔都指揮使曹翰爲招安巡檢使率兵討焉江州城險固翰攻之不克自冬訖夏死者甚衆四月丁丑始拔之衆猶卷閩時與則病甚卧牀上翰執縛責其拒命對曰犬吠非其主公何怪也翰腰斬之并殺德明 六月己亥以潁州團練使曹翰爲桂州觀察使仍判潁州賞平江南之功也 十月太宗即位煜封隴西郡公去違命之號 太

平興國二年右千牛衛上將軍李煜自言其貧詔賜錢三百萬煜雖貧張洎猶丐索之煜以白金瓶面器與洎洎意歉然時潘謹修掌煜記室洎疑謹修教煜素與謹修善自是亦稍疎焉二月己未詔李煜常俸外增以它給三年上幸崇文院觀書召李煜等令縱觀上謂煜曰聞卿在江南好讀書此中簡策多卿舊物近猶讀書否煜頓首謝因賜飲中堂盡醉而罷七月壬辰贈太師吳王李煜卒上為輟朝三日初鄭彥華之子文寶仕煜為校書郎歸朝不復叙故官煜時在環衛文寶欲一見慮守者難之乃被蓑荷笠為漁者既得入因託煜以聖主寬宥之意宜謹節奉上勿以它慮誤者咨其忠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三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四

太祖皇帝

收復嶺南

建隆元年南漢宦者陳延壽言於南漢主曰陛下所以得
立由先帝盡殺羣弟故也南漢主以為然三月丁巳殺其
弟桂王玳興二年初南漢女巫樊胡子自言玉皇降其身
因宦者陳延壽以見南漢主於內殿設帷帳陳寶目胡子
冠遠遊冠衣紫裾坐帳中宣禍福呼南漢主為太子皇帝
國事皆決於胡子內太師龔澄樞女侍中盧璣仙等附之
胡子每謂南漢主言璣仙澄樞延壽等皆上天賜來輔太
子有罪不可問是歲芝蘭生殿野獸觸寢門苑中羊吐珠

井旁石自起行百餘步乃仆胡子皆以爲符瑞風羣臣入
賀 三年南漢許彥真既誅鍾允章益恣橫惡龔澄樞等
居已上頗侵其權澄樞怒會有告彥真與先主麓妃私通
者澄樞發其事彥真懼遂謀殺澄樞遣西班牙將軍王仁遇
告彥真父子謀反下獄族誅之南漢主約李托二女長爲
貴妃次爲美人皆有寵拜托爲內太師政事必先稟托而
後行 乾德二年九月戊子南面兵馬都監引進使丁德
裕與漳州防禦使潘美朗州團練使尹崇珂衡州刺史張
勳帥兵攻郴州克之殺其刺史陸光圖及招討使暨彥贊
餘衆保韶州初南漢主受將邵廷瑁累言於南漢主曰漢
乘唐亂居此五十餘年幸中國多故干戈不及而漢益驕

於無事今兵不譏旗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
亂久必治今聞真主已出將盡有海內其勢非一天下不
能已請飭兵備不然悉內府珍寶遣使通好也南漢主情
然莫以為慮迺以廷瑁言直深恨之及是始懼思廷瑁言
乃以廷瑁為招討使領舟師屯洗口 三年邵廷瑁屯於
洗口以待王師會王師退舍廷瑁招輯亡叛訓士卒修戰
備國人賴以少安有投匿名書譖廷瑁將圍不軌南漢主
信之六月遣使賜廷瑁死士卒排軍門見使者許廷瑁無
反狀請加考驗弗許八月南漢宦者莫少憐等七人來降
四年南漢西北面招討使吳懷恩受命作龍舟躬自臨
視多行誣捏匪歐彥希因運斤斫其首懷恩為將數有功

及被害國人愈恐南漢主命潘崇徹代其任 開寶元年
三月潘崇徹以飛語見疑南漢主遣內侍監郭崇岳來覘
其軍戒之曰崇徹果有異志既就誅之至桂州崇徹嚴兵
衛以見之崇岳不敢發還白南漢主曰崇徹日夕領伶官
百餘輩衣錦繡吹玉笛爲長夜之飲不恤軍政非有反謀
也南漢主怒會崇徹單騎來歸南漢主釋不問但奪兵權
而已初王師克柳州獲南漢內品十餘人有俞延業者人
質么麼上見之因問其國政事延業具言累世奢侈殘酷
之狀上驚駭曰吾當救此一方之民於是道州刺史王繼
勳劉鉉肆爲昏暴民被其害又數出寇邊請王師南伐上
猶未欲亟力以兵乃命唐主諭意令南漢主先以湖南舊

地來獻唐主遣使致書南漢主不從 二年以右補闕王
明為荆南轉運使將用兵於嶺南也 三年八月唐主復
令知制誥潘祐作書數千言諭南漢主以歸款於中國遣
給事中龔慎儀往使南漢主得書大怒遂囚慎儀驛書答
唐主甚不遜唐主以其書來上上怒決意伐之 九月己
亥朔以潭州防禦使潘美為賀州道行營兵馬都部署調
州團練使鄴人尹崇珂副之道州刺史王繼勳為行營馬
軍都監仍遣使發諸州兵赴賀州城下丁卯潘美等言大
敗南漢萬餘衆克富州先是南漢舊將多以譏死宗室剪
滅殆盡掌兵者惟宦人數輩城壁濠隍俱飾為宮館池沼
樓艦器甲輒腐敗不治及王師次於白霞賀州刺史陳守

忠遣使告急內外震恐南漢主遣龔澄樞馳驛往賀州宣
慰時士卒久在邊多貧乏聞澄樞至以爲必大加賞賚皆
喜而澄樞出空詔撫諭衆皆解體王師拔馬乘前鋒至芳
林澄樞惶懼乘輕舸遁歸是月癸丑遂圍賀州南漢主召
大臣議皆請以潘崇徹將兵拒王師崇徹自罷兵柄常快
快於是辭以目疾南漢主怒曰何須崇徹伍彥柔獨無方
略耶遂使彥柔將兵來援戊午王師聞彥柔至退二十里
沿以奇兵伏南鄉岸彥柔夜泊南鄉船舟岸側遲明挾彈
登岸踞胡床指揮而伏兵卒起彥柔衆大亂死者十七八
擒彥柔斬之梟其首以示城中城中人猶堅守弗下隨軍
轉運使王明言於潘美曰當急擊之恐接兵再至則爲所

乘我師老矣諸將頗猶豫明乃躬擐甲胄率所部護送輜重卒百餘人丁夫數千舂鍤皆作埋其塹直抵城門城中人大懼遂開門以納王師王師督戰艦聲言順流趨廣州南漢主憂迫計無所出乃加潘崇徹爲內太師馬步軍都統領衆三萬屯賀江會王師徑趨昭州崇徹但擁衆自保而已 十月行營馬軍都監道州刺史王繼勳卒詔以郴州刺史朱憲代之王師破南漢開建寨殺數千人擒其將新暉昭州刺史田行稠棄城遁桂州刺史李承進亦奔遂取昭州桂州 十一月王師克連州南漢招討使盧牧率其衆退保清遠南漢主聞之謂左右曰昭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其不復南也 十二月初南漢取桂

連二州皆徙其民每得居城內戊子令長吏招撫立里閭
給廬舍以處之王師長驅至韶州都統李承渥領十餘萬
陣於蓮花峰山下南漢人教象爲陣每象載十餘人皆執
兵仗凡戰必置陣前以壯軍勢王師集勁弩射之象奔蹶
乘者皆墜反踐承渥軍軍遂大敗承渥以身免遂取韶州
擒其刺史辛延渥及諫議大夫鄒文遠延渥間道遣使勸
南漢主迎降六軍觀軍容使李托深沮其議國中震恐南
漢主始命塹東壕爲距守計願諸將無可使者宮媼梁鸞
真薦其養子郭崇岳可用乃以爲招討使與大將植廷曉
統衆六萬屯馬廛列柵以抗王師距番禺才百餘里 四
年正月王師克英雄二州南漢都統潘崇徹來降是月王

師次瀧頭南漢主遣使請和且求緩師瀧頭山水險惡潘美疑有伏兵乃挾其使而速度諸險甲子至柵口乙丑至馬逕屯雙女山直瞰郭崇岳柵遊騎數出挑戰崇岳本無將材所將多韶英敗卒鬪志皆盡植廷曉欲戰崇岳不從但堅壁自守晝夜禱祠鬼神而已南漢主取船十餘艘載金寶妃嬪欲入海未及發宦官樂範與衛兵千餘盜其船以走南漢主懼乃遣右僕射蕭淮中書舍人卓惟休奉表詣軍門乞降潘美即令部送赴闕淮等既入不反南漢主益懼復令崇岳戒嚴二月丁卯朔又遣其弟判六軍十二衛禎王保興率國內兵來拒植廷曉謂崇岳曰北軍乘席捲之勢其鋒不可當也吾士旅雖衆然皆傷疾之餘今

不驅策而前亦生受其弊矣庚午廷曉乃領前鋒據水而陣令崇岳殿後禦其奔衝既而王師濟水廷曉力戰不勝遂死之崇岳奔還其柩潘美謂王明曰彼編竹爲柩若篝火焚之必擾亂因乘其擾亂夾擊之此萬全策也遂分遣丁夫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柩會暮夜萬炬俱發天大風煙埃全起南漢軍大敗崇岳死於亂兵保興逃歸龔澄樞李托與內侍中薛崇譽等謀曰北軍之來利吾國中珍寶爾今盡焚之所得空城必不能久駐當自還也乃縱火焚府庫宮殿一夕皆盡辛未王師至白田南漢主素服出降潘美承制釋之遂入廣州傳其宗室官屬九十七人與南漢主皆廢於龍德宮保興初匡民間後乃獲之有闈工百

餘輩咸服請見美曰是拯人多矣吾奉詔罰罪正為此等
命悉斬之美以露布告捷己丑至京師庚寅羣臣稱賀遂
賜宴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十四戶十七萬二百六十三辛
卯赦廣南管内州縣常赦所不原者偽署官並仍舊無名
賦歛咸蠲之除開寶三年以前逋租亡命山林者釋罪招
誘吏民僧道被驅率者官給牒聽自便民饑者發廩賑之
諸軍俘獲悉還其主縱遣劉錡父祖守墳宮人 四月壬
申詔以南面行營都部署潘美副部署尹崇珂同知廣州
潘美遣使部送劉錡及其宗黨官獻於京師錡至公安
邸吏龐師進迎謁學士黃德昭侍錡錡因問師進何人德
昭曰本國人也錡曰何為在此德昭曰高皇帝居藩日歲

貢大朝輜重皆歷荊州乃令師進置邸於此造車乘以給饋運耳張歎曰我在位十四年未嘗聞此言今日始知祖宗山河乃大朝境土也因泣下久之既至舍於玉津關上遣參知政事呂餘慶劾問翻覆及焚府庫之罪張歸罪於龔澄樞李托薛宗舉上復遣使問澄樞等此誰之謀皆佞首不對諫議大夫王珪謂托曰昔在廣州機務並爾輩所專大又自內中起今尚欲推過何人遂唾而批其頰澄樞等乃引伏五月丁未朔有司以帛係張及其官屬先獻太廟太社上御明德門遣攝刑部尚書盧多遜宣詔詰責張張對曰臣年十六僭偽號澄樞等皆先臣舊人每事臣不得自由在國時臣却是臣下澄樞等却是國主對訖伏

地待罪上命攝大理卿高繼申引澄樞托崇譽斬於千秋
門外釋銀罪并其官屬積王保興等各賜以冠帶器幣鞍
馬尋以保興為左監門衛率府率丁酉以右補闕王明為
秘書少監領韶州刺史廣南諸州轉運使王師南伐明知
轉運事嶺道險絕不通舟車但以丁夫負荷糧種數萬衆
仰給無闕每下郡邑必先收其版籍固守倉庫頗亦參預
軍畫上嘉其功故擢用為辛丑宴劉鋹於崇德殿六月壬
申置市舶司於廣州以知州潘美尹崇珂並兼使通判謝
玘兼判官命學士院使廣南偽官取書判稍優者授上佐
令錄簿尉壬午以劉鋹為右千牛衛大將軍員外置封息
赦侯俸外別給錢五萬米麥五千斛銀體質豐碩眉目俱

疎有口辯性絕巧嘗以真珠結鞍馬為戲龍之狀尤為精
妙詔示上方諸工官皆駭伏上給錢一百五十萬償其直
銀在國時多置醜以毒臣下一日上乘肩輿從數十騎
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銀先至詔賜銀卮酒銀疑之奉杯泣
曰臣承祖父基業拒違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死陛下
不殺臣今見太平為大梁布衣矣願延旦夕之命以全陛
下生成之恩臣未敢飲此酒上笑曰朕推赤心置人心腹
安有此事命取銀酒自飲之別酌以賜銀銀大慙頓首謝
六年南漢靜海節度使丁璉聞嶺南悉平遣使朝貢五
月戊寅以璉為靜海節度使 八年十二月己未以恩赦
侯劉鋹為左監門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去恩赦侯之號

九年十月太宗即位 十一月張封衛國公 太平興
國二年詔劉錡常俸外增以他俸 四年遣潘美等征太
原宴於長春殿時劉錡及淮海王徽武寧節度使陳洪進
等皆與錡因言朝廷成靈及遠四方僭竊之主今日盡在
坐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挺爲
諸國降王長上大笑賞賜甚厚錡歆詣類此 五年三月
贈太師南越王劉錡卒輟三日朝

收復吳越 太宗朝附

建隆元年二月己卯以天下兵馬都元帥吳越國王錢俶
爲天下兵馬大元帥 三月丁巳吳越王徽遣使來賀登
極 八月宴近臣於廣德殿江南吳越朝貢使皆預 二

年十二月遣殿直孫全章使吳越賜以羊馬橐馳等 三
年八月庚寅以鎮海鎮東節度副大使錢惟濬為建武節
度使惟濬吳越王之子也倣請授以嶺南旄鉞上從之乾
德元年十月吳越王遣惟濬入貢助南郊 三年吳越倣
遣使修貢 四年二月以兩浙牙內都指揮使台州團練
使錢惟治領寧遠節度使依前兩浙牙內都指揮使惟治
吳越王之長子也 開寶元年十月丙子吳越遣建武節
度使惟濬來朝貢命知制誥盧多遜迎勞之 二年正月
以錢惟濬為鎮海鎮東節度使惟濬奉其父命來助祭將
還特詔增秩上待惟濬甚異嘗召宴苑中令黃門奏蕭韶
樂與諸王同席而坐賜白王帶緞珠衣水晶鞍勒御馬錫

賚鉅萬計辭日又賜襲衣玉帶金鞍勒馬 四年十一月
丙申吳越王遣其子鎮海鎮東節度使惟濬來朝貢 七
年先是吳越王遣元帥府判官黃夷簡入貢上謂之曰汝
歸語元帥訓練兵甲江南倭強不朝我將發帥討之元帥
當助我無惑人言云皮之不存毛將安傳也特命有司造
大第於薰風門外連亘數坊棟宇宏麗儲峙什物無不悉
具乃召進奏使錢文贊謂之曰朕數年前命學士承旨陶
穀草詔比於城南建離宮今賜名禮賢宅以待李煜及汝
主先來朝者賜之且以詔草示文贊遂遣使賜做羊馬諭
旨於做戊寅做遣其行軍司馬孫承祐入貢丁亥辭歸上
厚賜器幣且密告以師期承祐做妃之兄本伶人以妃故

賁近用事專其國政時謂之孫總監言無所不領轄也

十月丁酉以吳越王俶爲昇州東南面行營招撫制置使仍賜戰馬二百疋遣容省使丁德裕以禁兵部騎千人爲俶前鋒且監其軍十一月戊子吳越王遣使修貢謝招撫制置之命也并上江南國王所遺書其畧云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明天子一旦易地酬勲王亦大梁一布衣耳

八年四月吳越兵圍常州刺史高萬誠距守大將金成禮劫萬誠以降吳越初起兵丞相沈子虔者諫曰江南國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將何以衛社稷乎不聽遂罷子虔政事命通儒學士崔仁冀代之總其兵要五月壬申朔加吳越王守太師以其子鎮海鎮東節度使惟濬同平

章事寧遠節度使惟治爲奉國軍節度使行軍司馬孫承
祐爲平江節度使行營兵馬都監丁德裕權知常州先是
詔吳越王以兵屬大將烏程沈承禮隨王師進討甲申倣
遣使入貢謝恩 十二月江南平先是上嘗召吳越進奏
使任知果令諭旨於王倣曰元帥克毗陵有大功跋平江
南可暫來與朕相見以慰延想之意即當復還不久留也
朕三執圭幣以見上帝豈食言乎崔仁冀亦告倣曰主上
英武所向無敵今天下事勢已可知保族全名上策也倣
深然之 丁卯倣詣赴長春節朝觀詔許之 九年二月
上聞吳越王將入朝辛亥遣皇子興元尹德昭至雖陽迎
勞之己未吳越王及其子鎮海鎮東節度使惟濬等入見

崇德殿宴長春殿先是車駕幸禮賢宅索視供帳之具
及至即詔倣居之窺眷甚厚倣所供奉亦增倍於前□□
□□大宴大明殿甲子詔倣惟濬宴射苑中丁卯幸禮賢
宅三月庚午命吳越王劔履上殿詔書不名辛未以倣
妻賢德順穆夫人孫氏爲吳越王妃宰相謂異姓諸侯王
妻無封妃之典上曰行自我朝表異恩也即令其子惟濬
持詔賜之先是上數召倣與惟濬宴射苑中惟諸王預坐
倣拜輒令內侍拔起倣感泣又嘗令倣與晉王光義京兆
尹廷美叙兄弟之禮倣伏地叩頭固辭得止上將西幸
倣請危從不許乃留惟濬侍祠遣倣歸國是日御講武殿
謂倣曰南北風土異宜漸及炎暑卿可早發倣泣涕願三

歲一朝上曰川途遠埃有詔乃來也先是羣臣皆有章疏欲留俶而取其地上不從於是命取一黃襪以賜俶封識甚固戒俶曰途中宜密觀及啟之則皆羣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益感懼既歸每視事功臣堂一日命徙坐於東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遠顏咫尺俶豈敢寧居乎益以乘輿服玩為獻製作精巧每修貢畢列於庭焚香而遣之 六月癸卯吳越王俶遣使人貢謝朝觀蒙殊禮及赦令歸國也 十月太宗即位 太平興國二年正月吳越王遣其子温州刺史惟寅來修貢賀登極 己卯吳越王妃孫氏薨詔給事中程羽為弔祭使二月癸巳吳越王遣使來修時貢以鎮軍安撫使知越州錢儀瑛真等

州觀察使仍知越州宣德軍安撫使知湖州錢信爲新媿
儒觀察使仍知湖州儀信皆吳越之弟 己亥吳越王以
山陵有期遣使來修聘禮 三月甲子吳越王復遣使來
修貢 閏七月己酉遣翰林學士李昉使吳越 九月吳
越王將入朝先遣其子鎮海鎮東節度使惟濬來貢壬辰
詔戶部郎中侯陟至泗州迎勞之及惟濬至賜齎無算
三年二月以吳越王將至癸酉命四方館使梁迥往淮西
迎勞之 三月己丑以吳越王將至遣其子鎮海鎮東節
度使惟濬至宋州迎省 癸卯吳越王先遣平江節度使
孫承佑入朝奏事上優禮之乙巳即命承佑護諸司供帳
恭俟於近郊又命齊王延美宴俟於迎春苑己酉俟見於

崇德殿寵養甚厚即日賜宴於長春殿倣僚佐崔仁冀黃
夷簡等皆預坐 四月壬戌復宴吳越王於崇德殿初吳
越王將入朝畫輦其所寶而行分爲五十進羣象錦綵金
銀珠貝茶綿及服御器之物逾鉅萬計倣意求反國故厚
其貢奉以悅朝廷宰相盧多遜勸上遂留倣不遣凡三十
餘請不獲命會陳洪進納土倣恐懼乃籍其國兵甲獻之
是日復上表乞罷封吳越國及解天下大元帥之職寢書
詔不召之制且求歸本道上不許倣不知所爲崔仁冀曰
朝廷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納土禍且至倣左右爭言不可
仁冀厲聲曰今已在人掌握中去國千里惟有羽翼乃能
飛去耳倣獨與仁冀決策是日遂上表獻所管十三州一

軍上御乾元殿受朝如冬正儀倣朝退將吏寮屬始知之
千餘人皆慟哭曰吾王不歸矣凡得縣八十六戶五十五
萬六百八十一萬五千三十六 丙戌命考功郎中范
旻權知兩浙諸州事錢氏據兩浙踰八十年外厚貢獻內
侍奢僭地狹民衆賦歛苛暴雖魚卵菜茹纖悉收取斗升
之道罪至鞭背每笞一人則諸案吏人各持具簿列於庭
先唱一簿以所負多少量爲笞數笞已次吏復唱而笞之
盡諸簿乃止少者猶笞數十多者至五百餘訖於國除民
苦其政旻旣至悉條奏請蠲除之詔從其請 丁亥封錢
倣爲淮海國王以其子鎮海鎮東節度使惟濬爲淮南節
度使奉國節度使惟治爲鎮江節度使平江節度使孫承

祐爲志寧節度使威武節度使沈承禮爲安化軍節度使
浙江西道鹽鐵副使崔仁冀爲淮南節度使 戊子德音
赦兩浙管內諸州給復一年 七月中元節張燈詔有司
於淮海王俶第前設燈山陳聲樂以寵之

江休復雜誌進錢買燈蓋此事也休復誤以爲上元
八月詔兩浙發淮海王俶總麻以上親及所管官吏悉歸
闕凡舟千四百艘所過以兵護送之初淮海王俶入朝命
其子鎮國節度使惟治權知吳越國事一夕廡中火惟治
率兵臨高下視今親信十數輩仗劍申令敢後顧者斬頃
之大息妻族隸帳下者恃親犯法惟治命杖脊於府門於
是惟治悉奉兵民園籍帑廩管齋授知杭州范旻與其弟

惟演等皆赴闕詔遣內侍護諸司供帳勞於近郊壬申對
於長春殿各賜衣帶鞍馬器幣 十月杭州送錢俶伶人
凡八十有一人詔付教坊練習尋以三十六人還杭州四
十五人賜俶 四年上親征太原五月劉繼元降上顧謂
俶曰卿能保全一方以歸於我不致血刃深可嘉也 五
年六月初以禮賢宅賜錢俶俶以白金三百斤為謝八月
戊戌幸錢俶第視疾賜俶銀萬兩絹萬疋錢百萬金器千
兩又賜俶子惟濬惟治銀各萬兩 六年三月己未以淮
南節度副使崔仁冀為衛尉卿淮海王俶言其才可用故
也 十二月淮海王俶等賀郊祀貢馬皆驚為廊吏所發
詔釋其罪 八年十二月淮海王俶三上表乞解兵馬大

元帥國王尚書令太師開府儀同三司等官詔止罷元帥
餘不許 雍熙元年十二月庚辰淮海國王錢俶改封漢
南國王 四年二月丙申以漢南國王錢俶為武勝節度
使改封南陽國王俶始被病家居有黃門趙海乘酒夜造
其第求見俶因出藥一粒與之謂俶曰此藥上所賜願王
餌之俶因餌焉既去家人皆惶惑不測俶曰主上待我厚
所賜必良藥也又何疑哉後數日上聞大驚捕海繫獄決
杖流海島於是以俶久病詔免入朝 壬子俶四上表讓
國王 甲寅改封許王 端拱元年二月武勝節度使許
王錢俶封鄧王 六月戊寅武勝節度使□□□□□
書令鄧王錢俶卒上為輟視朝七日追封秦國王命中使

護喪事葬洛陽倣任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四十年為元帥三十五年窮極富貴福履之盛近代無比十一月錢倣夫人余氏獻女樂十人上不納厚賜遣還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四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五

太祖皇帝

親征河東太宗朝附

建隆元年先是北漢誘代北諸部侵掠河西之地詔諸鎮會兵以禦之三月定難節度使守太尉兼中書令李彝興言遣都將李彝進援麟州北漢引衆去北漢主知昭義節度使李筠有異志潛以蠟書誘筠筠執監軍亳州防禦使周光遜等送於北漢納款求援五月辛酉以洺州圍練使博野郭進爲本路防禦使兼西山巡檢使備北漢也北漢主遣內園使李弼以詔書金帛善馬賜李筠筠遣劉璠冲詣晉陽請北漢舉兵南下已爲前導北漢主即日大閱

傾國自將以出至太平驛筠身率官屬耆老迎謁筠還遣
宣徽使萊人盧贊監其軍 丁巳上親征李筠 六月辛
巳克澤州李筠赴火死獲洺州宰相銜融北漢主聞筠敗
自太平驛遁還晉陽 七月戊申上至京師因使銜融致
書北漢主求周光遜等約亦歸融太原北漢主不報辛亥
以融為太府卿 武勝節度使張承德來朝上將有事於
北漢因密訪策畧承德曰太原兵少而悍加以契丹為援
未可倉卒取也臣以為每歲多設游兵擾其田事仍發間
使謀之先絕其援然後可圖上曰善 九月壬寅李繼勳
言帥師入北漢境燒平遙縣虜掠甚衆 十月晉州兵馬
鈴轄鄭州防禦使荆罕儒戰沒 二年十一月晉州言敗

北漢兵於汾西獲馬牛驢數千計 十二月乙未昭義節
度使李繼勳奏敗北漢軍千餘人斬首百餘級 三年正
月北漢寇潞晉二州守將擊走之 四月邢州言北漢民
四百七十人來降 戊申北漢寇麟州防禦使楊重勳擊
之 七月北漢捉生指揮使路貴等十一人來降並補內
殿直 乾德元年七月丁巳安國節度使王全斌言與西
山都巡檢使洺州防禦使郭進等率兵入北漢界獲生口
數千人來獻詔釋之 八月丁亥王全斌言復與郭進曹
彬等攻北漢樂平縣降其拱衛指揮王超等及所部兵一
千八百人北漢侍衛都指揮使蔚進等悉蕃漢兵來救三
戰皆敗之遂下樂平即建為樂平軍辛卯以樂平降兵為

效順軍丙申北漢靜陽等十八寨首領相帥來降 九月

北漢主誘契丹兵攻平晉軍命洺州防禦使郭進濮州防

禦使張彥進容省使曹彬趙州刺史陳萬通領步騎萬餘

往救之未至一舍北漢引兵去 十一月乙亥上將有事

於南郊命公邊諸將分道略北漢境 十二月遣內容省

使曹彬通事舍人王繼筠分詣晉潞州與節度使趙彥徽

李繼勳會兵入北漢境攻其邊邑及遼石州 初北漢主

嗣位所以事契丹者多略不如世祖時每事必稟之嗣

廷 於是契丹遣使持書來責北漢主得書恐懼遣使重幣

往謝契丹執其使不報北漢主再遣使修貢契丹又執其

使不報北漢地薄產少又歲輸契丹故國用日削乃拜五

臺僧繼容爲鴻臚卿繼容故燕王劉守光之子爲人多智善商財利世祖頗倚賴之繼容能講華嚴經四方供施多蓄積以佐國用五臺當契丹界上繼容常得其馬以獻號添都馬歲率數百匹又於栢谷置銀冶募民鑿山取鑛烹銀北漢主取其銀以輸契丹歲千金因即其治建寶興軍乾德二年正月昭義節度使李繼勳兵馬鈐轄康延紹等帥步騎萬餘攻遼州北漢馬軍都指揮使郝貴超領兵來援戰於城下貴超大敗刺史杜延翰危胤與拱衛都指揮使冀進兵馬都監供奉官侯美籍部下兵三千人舉城來降北漢尋誘契丹步騎六萬人入寇繼勳復與彰德節度使羅彥瓌西山巡檢使郭進內客省使曹彬等領六萬

衆赴之大破契丹及北漢軍於遼州城下 二月乙未北

下關

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第五